

莊子

莊子著



逍遙游

北冥有魚其名爲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抃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后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發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爲鯢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抃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云氣負青天然后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

故夫知効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征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游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堯讓天下于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旣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于接輿大而无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无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我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吾以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爲一世蕲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號然大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泝泝續爲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泝泝續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泝泝續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子獨不見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



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釐牛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爲其側逍遙乎寢卧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 齊物論

南郭子綦隱幾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幾者非昔之隱幾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女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呿而獨不聞之蓁蓁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汙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泠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邪大知閑閑小知閑閑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與接爲構日以心斗縵者窖者密者宥者小恐惴惴大恐縵縵其發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诅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爲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以言其老湮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啟態樂出虛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

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爲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形百骸九竅六藏賅而存焉吾誰與爲親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忡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



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有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且奈何哉夫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于鶩音亦有辯乎其無辯乎道惡乎隱而有真僞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于小成言隱于榮華故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以明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于于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于然惡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公賦芋曰朝三而莫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莫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



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爲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無以異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而大山爲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夭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旣已爲一矣且得有言乎旣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于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爲是而有畛也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伎而不成五者園而幾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



謂葆光故昔者堯問于舜曰我欲伐宗脰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并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啮缺問乎王倪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女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鰮然乎哉木處則惴栗恟懼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螯且甘帶鴟鴞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獼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鰮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啮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汭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云氣騎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于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于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無謂而游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爲孟浪之言而我以爲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爲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鴉炙子嘗爲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爲其脗合置其滑稽以隸相尊衆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床食芻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后知其夢也且有覺而后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爲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爲弔詭萬世之后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旣使我



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具是也其具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黷暗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旣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旣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旣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具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是然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忘年忘义振于無竟故寓諸無竟

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蜺翼邪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昔者莊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遽遽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譔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軋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于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



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于礪雖然每至于族吾見其難爲怵然爲戒視爲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諫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也天與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老聃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指窮于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 人間世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爲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譖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后存諸人所存于已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爲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伋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爲人菑夫且苟爲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斗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



前矣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偃  
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脩以擠之是好名者  
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爲虛厲身爲刑戮其用兵  
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  
人之所不能勝也而况若乎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  
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爲充孔揚采色  
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  
漸之德不成而况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其庸詎  
可乎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  
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已言蘄乎而人善之  
蘄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爲徒外  
曲者與人之爲徒也擎跽曲拳人臣之禮也人皆爲之吾敢不  
爲邪爲人之所爲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爲徒成而上比  
者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  
雖直不爲病是之謂與古爲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惡可大  
多政法而不諛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  
師心者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有而爲之  
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  
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  
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  
心而聽之以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  
道集虛虛者心齋也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  
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若若能入游其樊  
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于不得已  
則幾矣絕迹易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  
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  
知知者也瞻彼閼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  
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將來舍而况人乎是萬物  
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戲幾蘧之所行終而况散焉者乎



葉公子高將使于齊問于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而况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后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爲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于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爲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且以巧斗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大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大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夫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弗然于是并生心厲克核大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爲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爲報也莫若爲致命此其難者

顏闔將傳衛靈公大子而問于蘧伯玉曰有人于此其德天殺與之爲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爲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



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爲顛爲滅爲崩爲廢心而  
而出且爲聲爲名爲妖爲孽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  
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達之  
入于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  
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  
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  
物與之爲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  
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矢以蜾盛  
溺適有蚤蟲仆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  
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數千牛絜之百圍其高  
臨山十仞而后有枝其可以爲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  
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  
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已矣勿言  
之矣散木也以爲舟則沈以爲棺槨則速腐以爲器則速毀以  
爲門戶則液漙以爲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  
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女將惡乎比予我若將比予于文  
木邪夫相梨橘柚果蓏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  
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擊于世  
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爲  
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  
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  
其夢弟子曰趣取無用則爲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  
以爲不知已者詬厲也不爲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  
與衆異以义譽之不亦遠乎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  
賴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  
而不可以爲棟梁俯而見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爲棺槨啗其  
葉則口爛而爲傷嗅之則使人狂醒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  
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



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者斬之三圍四圍求  
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  
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已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  
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  
以知之矣所以爲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爲大祥也  
支離疏者願隱于臍肩高于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爲脇  
挫鍼治繯足以糊口鼓笑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則支離  
攘臂而游于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功上與病  
者粟則受三鐘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  
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  
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  
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  
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  
行吾行却曲無傷吾足

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  
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 德充符

魯有兀者王骀從之游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骀  
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  
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  
人也丘也直后而未往耳丘將以爲師而况不如丘者乎奚假  
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  
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  
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亦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  
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  
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  
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  
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彼爲已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  
常心物何爲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于流水而鑑于止水唯止



能止衆止受命于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征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于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此而况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爲事乎

申徒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于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徒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子之執政而后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旣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游于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生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游于形骸之內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楚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旣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爲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復補前行之惡而况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爲彼且蘄以諛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爲已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爲一條以可不可爲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魯哀公問于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貽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于父母曰與爲人妻寧爲夫子妾者十數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君人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爲人也不至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后應泛而若辭寡人丑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恤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仲尼曰丘也嘗使于楚矣適見狔子食于其死母者少焉胸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已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資刖者之屨無爲愛之皆無其本矣爲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娶妻者止于外不得復使形全猶足以爲爾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貽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已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于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兌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爲春是接而生時于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爲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爲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其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闔跂支離無脤說衛靈公靈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瓮盎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游而知爲孽約爲膠德爲接工爲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斷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者天食也旣受食于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羣于



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所以屬于人也警乎大哉獨成其天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旣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

### 大宗師

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爲者至矣知天之所爲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爲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后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謨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能登假于道也若此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机淺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顙淒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于萬物不爲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余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古之真人其狀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濔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警乎其未可製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悵乎其言也以刑爲體以禮爲翼以知爲時也以知爲時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爲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爲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不一與天爲徒其不一與人爲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爲父而身猶愛之而况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爲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况其真乎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爲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善妖善老善始善終人猶効之又况萬物之所系而一化之所待乎

夫道有情有信無爲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于上古而不爲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壞得之以襲昆侖馮夷得之以游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太山黃帝得之以登云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



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而后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后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后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徹朝徹而后能見獨見獨而后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后能入于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撝寧撝寧也者撝而后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聂許聂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于謳于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脊以死爲尻孰知生死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爲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于齊肩高于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閑而無事跣足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子祀曰汝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以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物又將奚以汝爲將奚以汝適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子來曰父母于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之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爲鑊錙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



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爲大鑪以造化爲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于無相與相爲于無相爲孰能登天游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于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閑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與造物者爲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爲附贅縣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異物托于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茫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爲之業彼又惡能憤憤然爲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

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壹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于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后若化爲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且方將化惡知不化我方將不化惡知己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爲鳥而厲乎天夢爲魚而沒于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夢者



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  
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爲來軹夫堯旣已黥汝以仁  
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游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  
而子曰雖然吾願游于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  
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  
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捶之間耳庸  
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  
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齋萬物  
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于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  
刻彫衆形而不爲巧此所游已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粲然曰何謂  
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仲  
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后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  
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  
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  
乎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  
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爲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  
命也夫

### 應帝王

啮缺問于王倪四問而四不知啮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  
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  
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  
于一以已爲馬一以已爲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  
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君人  
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



其于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后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天根游于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爲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爲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游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爲又復問無名人曰汝游心于淡合氣于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于此向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倦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于聖人也胥易技系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猿狙之便執嫠之狗來借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游于無有者也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生死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爲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旣其文未旣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而相女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机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机發于踵是殆見吾善者机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示之以太冲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机也鯢桓之審爲淵止水之審爲淵流水之審爲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



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也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爲弟靡因以爲波流故逃也然后列子自以爲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爲其妻爨食豕如食人于事無與親彫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我一以是終

無爲名尸無爲謀府無爲事任無爲知主體盡無窮而游無朕盡其所受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南海之帝爲儻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渾沌儻與忽時相與遇于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